

蔡廷如足球小说系列

英伦篇

足球缘未了

穿越
激情



大连出版社

蔡廷如 著

英伦篇

网球缘未了

穿越

激情

大连出版社

足球缘未了
穿越激情

蔡廷如 著

大连出版社出版

(大连市西岗区长白街 12 号 邮政编码 116011)
大连理工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250 千字 印张:11

印数:1-5000 册

2000 年 5 月第 1 版 200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孙福泰 责任校对:王恒田
封面设计:利得广告 版式设计:孙德彦

ISBN 7-80612-632-5/I·91

定价:18.80 元

足球之道贵在
攻守平衡，攻如利
剑，守如坚盾。为
人之道亦然。

—— 作者



剑 铭

剑身通直，锋气慑人，三尺龙泉，自古为壮士建功立业之器。由剑而生干将莫邪，鱼肠青云，侠客刎颅，豪士喋血。剑以人名，人以剑扬。流传千古，斯剑之功也。

为剑，须择硬直之金。火熔水淬，重磨累砺而后始得。剑，锋及两刃，无坚不摧。斩奸佞，杀豪贼，安天下，定四疆。舞之则四方动容，用之则鬼神为泣，观者沮丧，天地变色，此剑之威也。

剑芒耀目，锋华如水。宁可寸寸断，不可绕指柔。仰慕知己，时发龙吟；所遇非主，化龙飞去。此剑之节也。

世人皆爱剑，爱剑而不知剑岂能谓之真爱。剑非通灵之物，无择主而事之能。若落于庸人手，必不能展其功现其威亮其节，沉沙折没，痛哉！惜哉！而落于英雄手，华光射牛斗，寒辉映日月，劈风茹血，啸傲天下。壮哉！快哉！

剑之为物，可比世之英雄。

盾 赋

盾，挡也。厚而坚实，似粗拙笨重之物，十八般兵刃未能忝列。更为勇者鄙，谓：“吾勇也，此物赘”。然决死沙场，能勇冠三军，能夺旌斩将万人敌，安敢冒万矢而不以盾蔽身？若言敢者，鲁莽之辈耳。

自古盾为人笑，矛盾之说以外，盖因其只能防守，形若龟缩。人但喜攻如直泻江河，悦目而赏心；不爱湖海凝光之守，沉闷而无为。若睹两军对垒，一方兵坚矛利，呼啸疾攻，一方静立不动，万盾为城，弓矢隐其后。盾起矢停，盾伏矢发。起伏之间，如山崩石裂，海啸雷鸣。旌旗裂而血雨飞。威势若此，孰人不胆丧而心寒？

盾，无剑之俊逸潇洒，无枪之纵横捭阖，无戟之霸道凶悍，无刀之圆转如意。惟一挡耳，诸刃加身，不敢稍逊，为护勇士，何惜身躯？无欲则刚。盾虽被屏十八般兵器之外，吾独为之赋，实敬之焉。

盾之为物，亦可比世之英雄。

1

打完与凯撒人队比赛的当天晚上，王平当即向维尔纳和汉思说明他将不与但丁汉姆俱乐部续约。两人似乎早有思想准备，说了几句挽留的话，看他态度坚决也就做罢。毕竟但丁汉姆队本赛季已经保级无忧，以现有人马已经足以应付余下的比赛。当天晚上，凯撒人队老板约翰和德雷克同时打电话找他，他委婉地谢绝了约翰的邀请。出于礼貌，他与德雷克、索厄伯里一起喝咖啡。德雷克跟他大谈友情，索厄伯里则为他开列了一系列的优厚条件，而且答应不必试训直接签约。王平本意是回国后和父母、竹君商量一下再做打算，但见二人态度诚恳而且坚决，他对德雷克又很有好感，曾经答应过除了但丁汉姆俱乐部外优先考虑他的邀请。思考再三，答应下来，跟索厄伯里签了意向性转会协议。双方定好，1月4日，索厄伯里赴北京与他相见，正式签约，并为他办好一切手续。

两天后，王平和陈宏登机回国。接踵而来的两件事情让王平感到意外。第一件事：飞机刚起飞不久，安娜从贵宾舱那边走了过来，笑容可掬地用英语跟陈宏商量可否同她换一下座位，她有事情要和王平谈。陈宏大感诧异，看着王平，王平点头示意陈宏按照她的话去做，陈宏满怀狐疑地和安娜交换了机票离开。

安娜坐在王平旁边，颇有些得意地问：“没想到我也会去中国吧？”

王平点点头。

“我要去游览中国的名胜古迹，名山大河。你可是答应给我

足球缘未了

当导游的，你不会变卦吧？”

“当然不会。”

“这是我要去的地方，”安娜递给她一张写满字的纸，“我希望你是一个称职的导游。”

王平把纸上列的风景名胜看了一遍，心里暗暗叫苦，足足三十多个地方，而且遍布大江南北。有北京的故宫、长城、颐和园，山西的五台山，山东的孔府、泰山，陕西的兵马俑，四川的九寨沟、峨眉山、乐山大佛，贵州的黄果树瀑布、龙宫，西藏拉萨的布达拉宫……真不知道她从哪里搞到这么一张高度概括中国旅游名胜精华的景点明细表，全部浏览一遍怕要花上一两个月时间。她看上去可不像是开玩笑，眉眼间一派严肃，很认真。君子千金一诺，有什么办法，答应吧。最多到了北京给索厄伯里打电话说明一下情况，叫他别来中国了。幸好签的是意向性协议，不用承担违约责任。然后把竹君拉上一块旅游，难得一个全国旅游的机会，与美人同游，也是无上的享受。只是，这一切怎么看怎么像天方夜谭故事。

一路上，安娜表现出对上述风景名胜的极大兴趣，不厌其烦地问各个景点的方位、特色、相关的历史典故，并一一地在一张中国地图上做上标识。这些地方王平虽然十有八九没有去过，但他地理、历史知识纯熟，教科书以外的此类知识涉猎极多，倒也可以从容道来。安娜听得津津有味。除此之外，安娜更有问不完的关于中国、中国人的问题，王平无不深入浅出地给她解答。渴了饿了，两人一同饮水用餐；困了，安娜倚在王平的肩头就睡。两人像是一对极亲密的恋人。同机舱的人们禁不住羡慕王平艳福不浅。

刚下飞机不久又发生第二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竹君交给他

一张一个小时前起飞的北京至武汉的机票，告诉他，小雷打来电话，他妈妈病重住院，希望马上见到他。王平心急如焚，此前他一点消息都不知道，一定是妈妈怕他分心不让小雷打电话给他。他跟安娜解释，安娜很通情达理，叫他赶紧回家探母不用管她。王平请竹君陪安娜旅游，竹君一口答应，并不问安娜是什么人。剩下的时间，王平跟高明、工大队球员们握手道别，给陈宏留下通讯地址，互道珍重。大川、萧凤因为路上塞车，来迟了，王平跟他俩又是一番寒暄、道别。

再过十分钟飞机就要抵达武汉机场。从武汉机场到长途车站再到正北县城还要花上七个小时。从登上飞机的第一分钟起，王平的心始终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地揪着，担忧和恐惧一阵阵地袭遍他的全身。他深深地爱着妈妈，她是世界上最慈爱、最能干的人。她不像别的妈妈，对孩子除了关心细心呵护之外，偶尔还会显现出当妈妈的威严，动辄要训斥责骂几句。从他记事起妈妈从来没有训斥过他一次，她总是笑咪咪地，再累的活也不会叫她皱眉。留在他脑海里最鲜明的记忆是一个身材苗条，眉目清秀，满头黑发的妇女飞速地挥舞着镰刀割着成熟的水稻，发出沙沙的声音，她像一个不知疲倦的机器，边干边不时回过头瞅一眼落在后面的三个年幼的孩子，他们也在挥镰收割却怎么也跟不上妈妈，她不停地鼓励着他们……晚上，爸爸和孩子们围在小桌边吃饭，她又在忙着干那些永远也干不完的织锦活，等他们全吃完了才匆匆扒几口剩菜剩饭，收拾、洗涮。记忆里她好像没有休息的时候，除了地里的活和织锦，她还要给爸爸和孩子们缝补衣服，喂鸡鸭砍柴做饭洗衣……劳累使她的美丽迅速消失，皱纹爬上她的脸庞，她曾经光滑柔软的双手变得粗糙冷硬。她开始有了这样那样的病痛。

足球缘未了

眼泪不知不觉地流了下来。王平用手抹了一把，更多的泪水汨汨而出，他索性不再管它们。坐在他身旁的一位中年妇女颇有些奇怪地看着他，她不明白为什么眼前这位相貌英俊、西装挺括的年轻人会哭得这样伤心。王平赶紧把头扭向舷窗外。

天色已经放暗，飞机开始降低高度，武汉机场的引航灯已经依稀可见。

“妈妈，您的儿子王平回来了。”他在心里默默地念叨。

远远地，王平看见了站在候机厅的小雷小娟，心里不由地佩服起竹君的办事周到。她先是根据德航班机到达北京的时间为他购买了北京到武汉的机票，在此之前，她又把北京抵达武汉的时间通知了家里，这并不容易，因为家里没有电话。原先他在北京读书的时候，有急事告诉家里除了打电报之外只能给村委会先打个电话，请他们通过喇叭通知爸爸十分钟内赶到村委会，然后他再把电话打进去。现在妈妈病重，小雷小娟在县城念书，爸爸肯定也在县城照顾妈妈。不知道竹君是怎么通知他们的。从上次竹君悄悄到武汉车站接他到这次周密的安排，可见她临机决断的能力。也许这都是她从当军人的爸爸身上学来的。

小雷小娟还穿着上次见面时穿的极朴素、一看就知道是乡下孩子穿的衣服，怯生生地看着身着笔挺的名牌西装，手提大号密码皮箱，风度十足的大哥来到他们跟前，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好。

王平一手一个，握住弟妹的手，问：“妈妈的病怎么样了？”

不等小雷开口，小娟先哭了起来。

王平的心一紧；莫非妈妈已经……握住他俩的手不由地加大了力气。小雷“哎哟”一声叫了起来，小娟哭得更厉害了，招引来四周人们好奇的目光。

小雷低声嚷嚷：“小娟，你瞎哭什么？你想把大哥吓死呀！大哥，咱妈的病现在已经好多了，医生说她的危险期已经过去，只要巩固用药，过一段时间就能出院。”

王平提着的心放松下来，问：“妈得的是什么病？”

小雷说：“病症可不少：胃溃疡、胆囊炎、精神衰弱症、功能性大出血、附件肿物等等，大手术总共做了三次：胆囊切除，附件肿物切除，苇管引流术。住院费手术费医药费花了五万多，每天要服舒乐安定、肌甘、生血丸几十片，隔几天就要输一次血。有时候一天的药钱、输血钱就上千块，妈妈心疼得不行，直叫不治了。”

“钱是身外之物，心疼啥？”王平说，“妈什么时候住的院？”

“一个半月前。”

“为什么住的那么晚？上次我回来的时候不是听爸爸说要送妈妈去医院看病吗？”

“是啊，”小雷点点头，“你和竹君姐一走，爸爸就叫咱妈去住院。可她死活不去，说老毛病，咬咬牙就挺过去了，要花钱的地方多着呢。爸拿她也没办法。”

小娟擦了擦眼泪，边抽泣边说：“这几个月你从德国寄回来不少钱，我、小雷、爸爸劝她住院都快把嘴皮子磨破了。可妈说：‘平儿挣钱也不容易，他那是在拚命呀！他也不能老踢球，他要结婚、买房子、小雷小娟要念大学，钱还怕多吗？可不能糟塌在医院里。’谁知道11月8号那天晚上九点钟，她突然剧烈吐血，昏死过去，脸白得跟纸一样……”话未说完，她又哭了起来。

王平也禁不住流起了眼泪。妈妈，您这一辈子难道只是为了孩子们活着吗？什么时候能想到您自己？如果您有个三长两短，如果儿子不能让您辛苦半辈子之后过上好日子，那纵有金山银

足球缘未了

山放在儿子面前，又有什么快乐而言？

“大哥，”小雷提起哥哥的手提箱，说，“咱们得快点赶到长途汽车站，最后一班长途汽车是六点五十分，误了点就只能在武汉住一夜了。”

王平点点头。三个人走出候机大厅，上了一辆出租车。

“去长途汽车站，开快些。”王平和小雷、小娟坐在后排座位上，小雷大声对司机说。

机场到长途汽车站在不塞车的情况下，汽车只需半个小时多一点就能开到。但六点多钟正是武汉行车高峰期，到处塞车，走走停停，足足花了一个多小时才跑到。最后一班开往正北县的长途汽车已经出发了十几分钟了。

小雷问：“大哥，没车了，怎么办？”

王平皱着眉头，沉吟不语。

“要不，咱们在这里住一个晚上，明早再走？”小雷说。

王平问：“明天你们有课吧？”

小雷、小娟一起点头。

“司机。”王平叫了一声。

出租车司机回过头来，问：“还要去哪？”

“从武汉到正北县你要多少钱？”

“正北县？三百多公里路呢！”司机看着王平，犯起了核计，“路太远，又是晚上，给多少钱我也不敢去。”

“为什么？”王平奇怪地说，“武汉到正北县又没有山路，全是柏油马路，有什么不敢去的？”

司机摇摇头：“不光是我，哪个出租车司机也不敢给你出车。上个月就有两个司机跑夜长途的时候被人杀死了，现在还人心

惶惶。千把块钱好赚，命可是只有一条。”

停了停，他又说：“你要有驾驶执照会开车就好了。”

王平问：“怎么回事？”

“只要证件齐全，再押上几千块钱，你就可以到我们出租车公司租一辆桑塔纳用，一天三百元钱，比你坐租车去正北县可便宜多了。”

王平眼睛一亮，好主意！他点点头：“好吧，现在就去你们出租车公司。”

“你有驾照吗？”

“当然有啦！”小雷笑着说，“我大哥不但有中国驾照，还有德国驾照呢！”

出租车司机开动汽车，用敬畏的目光透过反光镜看了王平一眼。

“不过，”他善意地告诫道，“你们还是小心些好，去正北县的路出了名的年久失修，每天白天都车祸不断。听说还有劫道的，你们敢跑吗？”

王平微微一笑，没说话。

2

一辆红色的、八成新的桑塔纳轿车驰上了武汉通往正北的国道。

小雷和小娟划拳决定谁坐在哥哥身旁，结果小娟三拳两胜，无比骄傲地坐在哥哥身边。小雷则只能趴在哥哥的座椅上，贴着哥哥的身边说话。

足球缘未了

王平问：“刚才那个出租车司机的话你们怕不怕？”

“怕什么？”小雷反问。

“路难走，又有劫道的。”

“不怕！”小雷、小娟异口同声。

“为什么？”

小雷说：“你的开车技术什么路也没问题。真有劫道的话，你油门一踩，立马让他小子玩完，咱们也算是为民除害。”

小娟也说：“别听那司机胡说，我在县城读了这么多年书，还从来没听说过去省城的路上有劫道的呢。”

王平问：“现在爸爸在医院照顾妈妈吧？”

小娟点头称是：“一般白天咱爸照顾妈妈，晚上我和小雷轮流去医院。爸爸住在陈教练家。这次妈的病多亏了陈教练帮忙，他多次去省城请专家来给咱妈会诊。县城医院的大夫都认识他，对咱妈照顾得可周到了。还有陈师母，每天给爸妈做三顿饭吃，妈老念叨欠人家太多的人情。”

“我不在家，叫你们费心了。”

小雷、小娟一起说：“大哥，你可千万别这么说。”

“你们俩的功课怎么样？”

两个小家伙颇为自得地一笑。小雷说：“村里人都说，老王家的孩子会念书。老大是省状元，老二老三也不孬，今年的省状元怕又要是老王家孩子的了。”

王平加速超过一辆加长型 141 货车，前方宽阔的公路上一辆车也没有，在大灯照射下视野甚佳，他用 100 公里的时速疾驶，汽车异常平稳，好像是紧贴着路面疾滑而过，大灯一路延伸向远方。他的心情变得很好。

“那你们怎么想？”

小娟说：“我们和村里的人有同感。小雷要报考军医大学，而我非清华不去。不过，省状元这个荣幸八成会落在你妹妹我的头上。”

小雷不服气地说：“那也不一定，别看你现在比我强，到时候还要看临场发挥。”

王平微笑着看了妹妹一眼，她穿着很朴素的衣服，身材因为长期缺乏营养显得很单薄，不像同年龄段的城市女孩子那样衣着光鲜、发育成熟。老家有个传统，以孩子读书好为荣，大多人家无隔夜之粮，孩子们的学费愣是从大人的牙缝里挤出来的。村镇上的初中、小学大多很简陋，但孩子们没有一个嫌学校条件简陋，却怕自己学习成绩落后让人耻笑。那里人多地少，地处偏远，物产不丰，一批又一批考出来的学生从此成为他乡贵客，为富庶繁华的他乡锦上添花。偶尔回乡探亲面对家乡落后的面貌只能发些感慨而已，真正能给家乡出力的少之又少。教育出来的人才不能为本乡所用，这是一个悲哀。他在心里打定主意，这次回乡要给村里的小学、穷得捉襟见肘的供不起孩子念书的人家捐一些钱。既然他通过踢球这份工作为自己获得丰厚的收入，他就应该为家乡尽一点绵薄的力量，同时也给更多的从家乡考出去的学生们做出一个榜样。

驶出一百五十公里以后，王平把车开进路边加油站加油。小雷小娟走下汽车，舒展舒展筋骨。现在是九点四十五分，照这个速度，十一点半钟就可以赶回到县城。

“大哥——”刚上路一会，小娟指着前方惊喜地叫了起来，“咱们又要超过一辆长途汽车了，那是五点半钟从武汉出发的。”

小雷辨认了一下：“是它，下午我们就是坐它来的。”

王平微微一笑：“坐好，我要超它了。”

足球缘未了

“好——”小雷，小娟欢呼起来。

半夜十一点五十分，一辆亮着大灯的桑塔纳车开进县医院大门。

王平把车停好，和小娟下车向住院部匆匆走去，小雷拎着沉重的皮箱紧紧跟随在后面。

王平妈妈属于危重病号，一直住在靠近医生办公室旁边的单人观察病房里。半夜时分，她和丈夫王永庆仍然没有丝毫睡意。他们知道他们的三个孩子正在赶路。正常的话，一点钟以前就可以见到让他们朝思暮想放心不下的平儿了。王永庆年轻时本也是条精壮的汉子，是生产队有名的棒劳力。但是多少年来生活的重担和超负荷的劳作使他变得瘦弱、苍老，妻子的重病住院，一个多月来的体力、心理煎熬更使他掉了十几斤体重，看上去更老了。而王平的妈妈面白如纸，虚弱不堪。但是，想到马上可以见到他们最钟爱的儿子，夫妻两人的眼神中都有着掩饰不住的兴奋。

走廊里传来一阵脚步声。

“是他们！”妈妈惊喜地说，“我听得他们的脚步声。永庆，快去看看！”

话音未落，王平已经推开门冲进病房。

“妈妈——”王平来到妈妈的病床前，失声叫道。

“平儿，你回来了。”妈妈那毫无血色的面容以及虚弱的声音叫万里奔波归来的儿子的眼泪簌簌而下。

在这样一个冬天的夜晚，在大多数人已经进入甜蜜梦乡的时刻，在这样一间肃穆的、充满各种医疗器械、散发着浓浓药味

的病房里，一家人团圆了。

经过王平一再坚持，王永庆和小雷、小娟同意让他留下来陪护妈妈。送走了他们，王平坐在妈妈床前，握住妈妈的手。母子俩微笑着注视着对方。

王平轻声说：“听小雷说，他查看了许多医书，对您的病他都快成专家了，他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用不了多久，您就会病愈出院的。”

妈妈一笑：“那敢情好。躺在这里，心里一点也不安生，花那么多钱，我都快心疼死了。”“钱算什么，您有一个能挣钱的儿子。快些把病养好，今后您什么也别干，好好享点清福。”

“哎哟，那我可闲不住。”

“闲不住就多锻炼锻炼身体。等小雷、小娟都考走了，您和我爸出去旅游，开开眼界，散散心，那有多好。”

“我可不敢想那些。”妈妈岔开话题，“我听人说，踢足球可危险了，动不动就会受伤。你来信说队友陈宏被踢成了重伤，他好了没有？”

“好了。”

“我天天为你担心，总做你受伤的恶梦。你是个读书人，平日斯斯文文的，从来不跟人红一下脸，可是却要去干那拚命的活儿。都是你这没本事的爸妈还有弟弟妹妹拖累了你。”可能是话说得太多加上心情激动，妈妈开始喘息起来，苍白的脸上泛起了一层红晕。

王平替妈妈抹去眼角间的泪珠，说：“妈，没有您想的那么严重，踢球也是工作。这世界上踢球的人多的是，受伤的毕竟是少数。我现在很喜欢干这活儿，它带给我很多东西，不光是钱，还有